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

付秀莹 主编



父亲树

李浩 著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

李浩 著

父亲树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父亲树 / 李浩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8.8
(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 / 付秀莹主编)
ISBN 978-7-5171-2874-8

I . ①父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3050 号

责任编辑: 代青霞
责任校对: 李琳
责任印制: 佟贵兆
封面设计: 仙境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6 印张

字 数 176 千字

定 价 42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874-8

序文

●付秀莹

猛虎嗅蔷薇，或者密林里那些身影

作为同行，当我面对这一套“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”的时候，心里既有感佩，亦有骄傲。这些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，他们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学现场，以他们的文字，以他们对时代生活的深刻洞察、对复杂人性的执着追问，以他们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想追求，抵达了这一代人所能够抵达的高度。作为女性作家，当我面对这些男性作家作品的时候，心里既有惊诧，更有震动。相较于女性，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是如此的不同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的视野更加宽阔，更加辽远。他们的姿态更加从容，更加镇定。有时候，他们也犹疑，彷徨，踌躇不定，他们在那些人性的罅隙里流连，张望，试图从习焉不察的细部，窥见外部世界的整体图景。然而更多的时候，他们是自信的，确定的。他们仿佛雄鹰，目光锐利，势如闪电，他们在高空翱翔，风从耳边呼啸而过。山河浩荡，岁月绵延，世界就在他们脚下。

在读者眼中，李浩或许属于那种有着强烈个性气质的作家，具有鲜明的个人标识。多年来，李浩近乎执拗地致力于小说艺术的探索，建构起独属于自己的艺术王国。他是谦逊的，又是孤高的，貌似温和家常，其实内心里饲养着野生的猛兽，凶猛而傲慢。

他是野心勃勃的小说家，不甘于通达却庸常的大路，深山密林的冒险于他有着更大的诱惑。

同为“河北四侠”，刘建东则属于藏在民间的高手，大隐于市，是另一种不轻易露相的“真人”。低调，内敛，甚至沉默。他深谙小说之道，是得以窥见小说堂奥的有幸的少数。以出道时间计，刘建东成名甚早。对于创作，他是严苛的，审慎的。他只肯留下那些精心打磨的宝贝，他绝不允许自己有半点闪失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他是悲观的吧。时间如此无情，而又如此有情。大浪淘沙，总有一些东西终将远去。

骨子里面，或许叶舟更是一个诗人。他在文字里吟唱，醉酒，偃仰啸歌，浪迹天涯。莫名其妙地，我总是在他的小说深处，隐约看见一个诗人的背影，月下舞剑，散发弄舟，立在群峰之巅，对着苍茫天地，高声唱出心中深藏的爱与哀愁，悲伤与痛楚。叶舟的小说有一种浓郁的诗性的气质，跳跃的，不羁的，沉迷的，有时候柔肠百转，有时候豪气干云。

从精神气质上，或许胡性能与刘建东有相通之处。他不张扬，不喧哗，在这个热闹的时代，他懂得沉默的珍贵。他的作品也并不算多，却几乎篇篇锦绣，字字留痕。大约，他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吧。他从不肯挥霍一个小说家的声名。生活中的胡性能是平和的，他只在小说里暴露他与世界的紧张关系。他是复杂的，正如他的小说，又温和又锋利，又驳杂又单纯。

刘玉栋则显然具有典型的山东人的精神特质，沉稳，有力，方正而素朴。他以悲悯之心，注视着大地上的万物。他的文字里饱含着深切的忧思，对故乡土地的深情，对前尘往事的追念，对人间情意的珍重，对世道人心的体察，他用文字构建了一个自足

的精神世界，他在这世界里自由飞翔。小说家刘玉栋飞翔的姿势耐人寻味，不炫技，不夸耀，却自有动人心魄的力量。

广西作家群中，田耳和朱山坡是文学新势力的优秀代表，同为七〇后一代，田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小说家的敏感气质，外部世界的细微涟漪，都有可能在他内心深处掀起惊涛骇浪。他看着那浪潮起起落落，风吹过来，鸟群躁动不安，俗世尘土飞扬，一篇小说的种子或许由此慢慢发芽，生长。他期待着与灵感邂逅时的怦然心动，享受着一个小说家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幸福时光。朱山坡则一直坚持在“南方”写作。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执拗，也不打算解释自己的“偏狭”。南方经验，南方记忆，南方气息，南方叙事，构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学的“南方”。他执着地构建着自己的“南方”，也构建着自己的小说中国。这是一个小说家的自信，也是一个小说家的强悍。

江南多才俊。同为浙江作家，东君、海飞、哲贵却有着强烈的差异性。多年来，哲贵把温州作为自己的精神起源地，信河街温州系列成为他鲜明的文学地标。他写时代洪流中人心的俯仰不定，精神的颠沛流离。他在文字里仰天长啸，低眉叹息。生活中的哲贵，即便是酒后，也淡定而沉着。作为小说家的哲贵，他只在文字里喧哗与骚动。而海飞，文学成就之外，近年来更在影视领域高歌猛进，声名日炽。敏锐的艺术触角，细腻的感受能力，赋予了他独特的个人气息，黏稠的、忧郁的、汹涌的、丰富的暗示性，出人意料的想象力，看似波澜不惊，实则激情暗涌，成为独有的“这一个”。与海飞、哲贵不同，东君的写作，却是另一种风貌。他的文字浸染着典型的江南气质，流淌着浓郁的书卷味道，古典的，传统的，温雅的，醇正的，哀而不伤，含蓄蕴藉。东君

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濡染，深得传统精髓之妙。从某种意义上，他既是传统的，又是现代的。在人们蜂拥“向外”的时候，他选择了“向内”。他是当代作家中优秀的异数。

在同代作家中，黄孝阳有着强烈的探索勇气和激情，他以自己充满野心的文本，努力拓展着小说的思想疆域和艺术边界。他是不甘平庸的写作者，永远对写作的难度心怀敬畏。他飞扬跋扈的想象力，一意孤行的先锋姿态，以及由此敞开的内部精神空间，新鲜的，陌生的，万物生长，充满勃勃生机，挑战着我们的审美惰性，也培育着我们的阅读趣味。

中国当代文学现场，藏龙卧虎，总有一些身影隐匿，有一些身影闪现。无论是显是隐，他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在场者、亲历者和创造者。他们以斑斓的淋漓的笔墨，勾勒着我们这个时代复杂蜿蜒的精神地形图。或者高歌，或者低唱。或者微笑，或者流泪。他们在文字的密林里徜徉，奔跑。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。

是为序。

戊戌年盛夏，时京城大热

（作者系当代作家，《长篇小说选刊》主编）

目录

爷爷的“债务” / 1

碎玻璃 / 33

一只叫芭比的狗 / 56

蜜蜂，蜜蜂 / 65

父亲，猫和老鼠 / 76

父亲树 / 88

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 / 103

给母亲的记忆找回时间 / 119

父亲的沙漏 / 142

将军的部队 / 154

买一具尸骨和表弟葬在一起 / 164

我在海边等一本书 / 187

国王 G 和他的疆土 / 213

国王 F 和他的疆土 / 231

爷爷的“债务”

对某些事件来说，有时的平静只是一个幻象：看上去，那似乎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早晨，邻居金峰叔家的公鸡刚刚叫过，黑暗中，疏落的星星还有些冷，仿若凝在草叶上的露水，我的爷爷已经起床，背上他的柴草筐准备上路。在貌似遥远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或者更早，我爷爷的每日都是如此，他会拾些柴草和牛马的粪回来，所以那日和以往并无不同。我说过，有时外表只是一个幻象，正如，我用这样一个平常的开始作为开始：那日，爷爷在天不亮的时候就已出门，而奶奶，则在半小时后下炕，收拾屋子，为这个早晨烧火做饭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在我爷爷活着的时候他们几乎天天如此。那一日，金峰叔家的公鸡叫得一如平日，黑暗也没有较平日更重，星星也不比平日少或者多。略有不同的是，那日，是辛集的集市。考虑到，三年前自辛集恢复集市以来每五天便有一个集市，这种不同似可忽略不计。

然而不能不计。

做好了饭，爷爷却没有回来。在以往的时候他早应当回来了。

奶奶在满是烟火和土灰气味的灶膛边坐着，直到气味散尽，直到阳光铺厚了半间屋子，爷爷也没能回来，以往他可不是这样。那一日，我记得我被父亲派去给奶奶送火柴，火柴是母亲在集市上买来的，他叫我早去早回，回来吃午饭——我跑到奶奶家的时候奶奶正在院子里忙着什么，我把火柴递给她的时候奶奶多少有些心不在焉，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给我半块馒头抹一点儿自家的蜂蜜，而是说，你爷爷怎么还不回来。她说了两遍。

我说了些什么现在早就忘了，在完成必需的任务之后，在确定没有抹了蜂蜜的馒头之后，我也同样心不在焉。气喘吁吁跑回家，吃饭的时候大约父亲问了我，你奶奶如何，你爷爷在家吗，我也随口答了，这些都已了无印象。还有印象的是，那日吃着吃着父亲和母亲就吵了起来，父亲甚至为此摔了一个碗，而母亲也毫不相让，她将手边的两只碗一起挥到了地上——对我来说，对我们家来说，看上去，一切都似乎极为平常。

有时，外表只是一个幻象。生活有那么多多的枝条，那么多多的线，那么多多的头绪和偶然，那么多多的埋伏和所谓命运，我们怎么能猜到其中发生的所有事呢。何况，那时我还小，只有六岁。

黄昏，爷爷才拖着疲惫和阴沉的脸色返回家里，他没有吃饭。奶奶重新热过了粥，它已经热过两次了，有一股焦糊的香味儿。可爷爷并没有走到饭桌前，他已经饿了整整一天，要知道他那时还有着惊人的好饭量。奶奶问我爷爷：“听说你捡了一个布包，里面全是钱？”爷爷嗯了一声，用鼻孔里的气息。奶奶再问：“你当时就给人了？”爷爷又嗯了一声，还是。奶奶发了一阵叹息，感慨，然后又问：“听金峰说，有人在集上瘫了，你给送回去了？他说人

挤没看清。”

嗯。爷爷还是，用鼻孔里的气息回答道，甚至比之前的更轻，多少带一点儿不耐烦。“那你也不至于不吃饭啊，”奶奶洗着碗，她的手上用着力气，那些碗在锅里发着声响，“咱不稀罕人家的东西，我不是说咱稀罕人家的东西，这些年咱一直这样过不也过来了，那时，咱吃上顿没下顿，也没稀罕过人家的东西……可，你就那样把钱还给人家了？他就，他就……”

爷爷故意关闭了耳朵。黄昏回来的爷爷心事重重，他似乎有什么东西没有带回来，譬如魂儿。奶奶就是这么说的，她对我母亲说：“你爹就是不说话，早早就睡了，像丢了魂一样。”母亲说：“谁让他那么好心来着，谁让他那么正直来着，现在，事到头上了吧。我就说过不能这样。”

那日发生的事情我是听母亲说的，她在说那日事件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爷爷使用的和她所使用的不是同一种逻辑，不是同一类“道德”，何况，爷爷的所做也的确给我们家带来了“后果”。在讲述那日发生的事情时，我会尽量减少受她情绪的影响，保持某种的客观。

那日，开始的所有都和往常一样，我爷爷甚至走的也是往常的路线，包括他的基本步幅——在经历了少年、青年时代的诸多荒唐之后，晚年的爷爷渐渐变成了足够标准的勤劳农民，村上的人都如此评价他。那日，爷爷拾满了柴草筐，时间还早，他就在一棵槐树下休息了一小会儿，然后从五队的果园中穿过去，回家——这是他唯一的一点儿改变，平时他都走果园外面的路，那天小有不同。这份小小的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曾在五队当过多年的队长，这些果树是他当队长的时候种下的，那年，已

近盛果期，而他的队长也刚刚换掉。母亲说，爷爷在槐树下休息的时候看到一只狐狸，毛色鲜红，它和我爷爷对视了一下，在跑开的时候像人一样重重叹了口气—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母亲的杜撰，我承认她有这样的习惯，不只是一件事上。我母亲，一边坚持着她的无神论一边强烈地相信着神秘，她的坚持时常取决于哪一点儿对她更有利——愿我的母亲得到安息。

好，接下来继续那日发生的事：比平时略晚一点儿的爷爷一出果园，就在路旁的草地发现了一个布包。灰绿色的布包，尽管阳光已经足够强烈，但它在草丛之中并不凸显，仿若草叶的暗影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我爷爷之所以能够发现它，是因为爷爷觉得那片草长得茂盛，出于勤劳的习惯他见不得茂盛的草，他想把草割下来收入自己的筐……爷爷捡到了那个影响到他、影响到我们家和几个人家的灰绿色布包。那时，布包是安静的，它就像某个童话里未被打开的魔瓶，上面只有一层灰土、露水打湿的痕迹和粘得很薄的阳光。出于好奇，是的，像童话故事里的那个人，我爷爷出于同样的好奇将布包打开，里面还有一层纸，再里面，则是，钱—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看来很是不菲的，钱。

尽管那时的早晨已经不算很早，太阳已经冉冉地升起，但路上并没有人。后来，讲述那件事的时候，母亲反复强调：“四处无人，一个人也没有，连影子也没有，整条道路空空荡荡。那么多钱，是你父亲三四个月的工资。”母亲的感叹里成分复杂，“也就是你爷爷”，“他要是不等，要是到集市，也许……”

可我爷爷等了。他等了大约一袋烟的工夫，这是我爷爷计量时间的方式，虽然他从五队队长的“职务”上退下来就戒了。他等了大约一袋烟的工夫，终于看到来了一个人，有些慌张的人，

骑在一辆旧自行车上。爷爷不急，在树林里盯着他。这个中年人，他似乎在寻找什么，看上去的确如此，而且，在果园的边上他竟然停了下来，东张西望，然后朝草丛中走去——就是他了，肯定是他了。爷爷怀着惊喜，冲他喊了一声。我爷爷，和我的家人，都在事后对他的那声呼喊追悔莫及。

“你在找什么？”

那人用慌张的眼神看着我爷爷。他咬了咬嘴唇。

爷爷笑了笑，努力打消他的疑虑：“别着急，你是不是丢了东西了？”

那人咬着嘴唇，慌张的表情没有半点儿的减少。他打量我爷爷两眼，然后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丢了什么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中年男人松开了他的嘴唇：“布，布包。”

“是不是这个？”爷爷将它拿到胸前，他点点头。

“那，你说，里面有什么？”

在那个中年男人回答之前有一段较为漫长的沉默，而我爷爷忽略了它，只把它看成是男人的紧张和对他的不信任。这也不能怪他，爷爷认为。“你说，里面有什么？”爷爷将那个包抖了抖，那时，他已确信，这个布包就是面前这个人的。

“钱。”他的声音有些干涩、忐忑，仿佛被什么东西卡了一下喉咙。这一显见的异样爷爷再次忽略了，他想到了别处。“你爷爷就是那样的人，一辈子……太正直了，太容易相信人了，吃了多少亏就是不开窍。要是换作我……”母亲当然有这样的自信，她当过村上的妇女主任，受到过表彰，然后是供销社售货员，经历风浪多多，阅人多多，自然有着超常的自信（打击她自信的事件

出在后面，她调到县里，成为供销社一家饭店春华楼的经理。在她的手上春华楼每况愈下，直到工资都发不出来。除了哀叹人心不古、世风日下，她从未对自己的经营有过任何指责，但不指责并不意味着她就毫无反思。当然这件事的出现还要晚上十多年）。“没有人能在我手上把包骗走。”父亲使用着鼻孔：“哼，是没人。要是你捡到了，肯定没人拿得走，就是失主也不行。”他用报纸遮挡着自己的脸。“你说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”母亲的声音高了八度。

在村头，爷爷遇到了真正的失主，而那时，另一袋烟的时间也已过去，他遇到的中年男人早已不知去向。爷爷走到村头时还为刚才发生的事有些愤愤：那个中年男人没有一丝的礼貌，他接过布包，打开，重新包好，没一句感谢也没任何感谢的表情，骑上自行车便飞快离去，爷爷伸长脖子在后面问：“你点点看少了钱没有。”然而他竟头也不回，把我爷爷孤单地留在了那里。

那日的秋风有些凉。

等爷爷遇到真正的失主，他的愤愤就不是刚才的愤愤了，他受到了欺骗，而且此刻他面对的是一个……一个痛哭中的老人，一个脸色惨白的老人，一个坐在地上那么无助的老人。“十二家人凑的钱，让我来买线，织网……十二家人凑的钱，让我来买线，织网……我给丢了。我怎么不丢了自己啊？”老人在围绕的人群中反复着这样的话，仿佛自己的舌头被什么拴住了，仿佛，他把一颗硕大的苦果含在嘴里，既不能吐出也无法咽下。人群开始七嘴八舌。这时我爷爷挤了进去，他已经清楚了，已经清楚的爷爷却感觉自己的头脑有些大、有些木。“老哥，你的布包，是什么颜色的？”接下来，爷爷又问，“里面还有包吗？再里面是什么？”越

说越是了。爷爷看了一眼那个老人眼里的小火苗：“唉，老哥，我受人骗了。我捡到了你的包，但，让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骗走了。”他把这句话勉强说完，那个老人，眼里刚刚闪过的火苗突然地就熄灭了，它本来就相当微弱。

“你，你怎么啦，”爷爷喊，“老哥，我给你追回来，我给你……”

“你说你上哪里去追？”母亲说，“你爷爷也真是。有热闹非要去看，你知道自己受骗了，反正也没丢自己的东西，干吗和人家说，那话不说，能憋死你？”她当然要遭到我父亲的反驳，父亲说：“咱爹当然没你那么多心计，也没你的心长得那么偏。以你的心来猜他的心，太难了。”“我的心怎么了？我的心怎么了？我的心不这么长，这个家还要不要？就你们那点儿心计，饿不死你们！”母亲说的也是实话，她是我们家的恩人，至少她这样自居：在挨饿的那几年，如果不是我母亲……都是些旧事，可她从来不肯忘却。父亲又接了句什么，然后是……他们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。

不说这些了，接下来我继续说那日发生的事，我的爷爷，和金果叔、刘海叔一起把那个瘫坐在地上的老人送回了家，他的家，在七里地之外的巩家村。事后，我母亲打听到，他们把老人送回去然后和他的家人一起把老人送到医院，来来回回四五个小时。那个老人除了腿不能动之外意识还算清楚，在这四五个小时里，他除了重复前面的几句话就是对我爷爷他们点头，也许他不准备把我爷爷捡到过布包的事说出来，然而……母亲在叙述到这里的时候用了许多表达情绪的语词，并配合着表情，我将它们都统统滤掉，删繁就简，剩下的主干就是：爷爷主动向人家的儿子儿媳交代，他捡到了布包，却交给了另一个人，那是个骗子。他向人

家信誓旦旦地说：“我一定把钱给你们找回来，你们放心。我叫某某某，住在辛集村。”母亲仿照金果叔的语调，说：“我在后面拉他都拉不住。”“这就是你爷爷。”母亲的话里有话，内涵复杂。

“他要是不说，要是管住自己的嘴，哪有后来的那些事哟。”

后来的事，如同旋转起来的涡流，它有一股向下的、内在的力量，它潜在暗处，却有巨大的吸力，让你生出摇摇欲坠的感觉，让你生出某种的恐惧，它在每一个“明日”早晨的门口，蹲着，比金峰叔家的公鸡起得还早——那年，我六岁，只有六岁，但许多莫名的感觉便潜入我的骨头里，经久不散。它甚至让我感觉自己有某种的苍老。何况，我的父亲母亲天天都为此事争吵，发愁。他们的争吵吹走了屋子里的空气和好心情——我小心翼翼，想办法迅速从他们身边消失，然而这些都有些无济于事，“后来的事”就像一张挂在黄昏里的蛛网，把我们罩在了里面。

还是一点儿一点儿、一件一件来说吧。

老人的儿子和儿媳来了。这没什么难度，他们按照爷爷留下的信息找到了我们家。开始的时候他们极为客气，多少显得怯懦、坐立不安：“不，不用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没事，没……”爷爷和奶奶仔细地听着，他们的叙述有些混乱，前言和后语之间缺少连线，有时只有半句，但最终，意思还是清楚了。老人是村上的会计，憨厚正直，在村上有着很好的口碑，当了十几年的会计从来没算错过一笔账，从来没占公家一分钱，更不用说个人了，所以一村人都相信他（后来，在听奶奶向她复述的时候，母亲用声音表示了她的不信：别听他们的，谁不往自己的脸上贴金，谁会说自己不是）。可他这次，栽进了泥坑里。村里穷，人们想干

点什么事总想不出点子，老人一次听到辛集的一个人说村上有人放网，织网的人挣了多少多少钱，他就动心了。十二家人，拿了四百二十块七毛二（母亲再次表示了她的不信，肯定没那么多，他们知道钱没有了，我们也没看里面到底有多少钱，所以就信口多说点，她似乎很清楚他们的伎俩），老人自告奋勇前来买线织网。要知道，老人一生谨慎，从来没丢过一分钱，哪想得到……

爷爷一遍遍向人家道歉。他问，老哥身体……人家告诉他，病了，在炕上躺着呢，腿一直动不了，现在，嘴也不太会动了，吃饭都得喂。你看你看……爷爷直搓自己的手，仿佛他的手上粘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“你们放心，我一定要把钱找回来。你们放心。对不起老哥啊。”

临走，奶奶追在后面问了一句：“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要是找不回来怎么办？”奶奶问得忐忑、小心，含着明晃晃的不安。

老人的儿子仿佛没有听见，他收拾着自己的手推车，显得异常专注。

他的女人回过头，眼里满是泪水：“我们的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，没法过了。”

她瞄了我爷爷一眼：“你们就，行行好吧……”

母亲离开条凳上站了起来：“行行好？我们不行好，会有这回事？会让他们黏上？都是些什么人啊！”

爷爷哼了一声，而坐在一旁的父亲则直接跳了起来：“说的什么话！你看你说的什么话！”母亲挺直胸膛，她没有丝毫的惧意：“我说得不对吗，不是人话吗？”

……那件事像一种强力的胶，真的粘在了爷爷的手上，他甩不掉，更大的问题是，他不想甩，就没有要甩的意思，这一点儿，